

# 發現慈悲的面容： 香港教會在「慈悲禧年」的展望

Robert Schreier, C.P.P.S. 著  
林純慧譯

## 序言：辨識時代的徵兆

一次又一次，教宗方濟各敦促教會分辨時代的徵兆。他在接見不同背景的人士及團體時，呼籲他們要辨識「時代的徵兆」：由平日在聖瑪爾大之家的早晨彌撒講道，以至出席新福傳大會，甚至在宗座的國際神學委員會。他這樣做，突顯了他重視這個為在二十世紀的教會非常重要的題目。

「時代徵兆」這句說話，當然是取自福音。在《瑪竇福音》16：1 - 4，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要求耶穌顯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耶穌指向早上和傍晚天空的自然現象，然後斥責他們不懂「辨別天象」。如果他們不能辨別天象，那麼他們如何能辨識來自天主的徵兆？他告訴他們，可以給這「無信德的一代」的唯一徵兆，就是「約納先知的徵兆」。

新約指出，看得懂時代的徵兆，意味能夠分辨天主在歷史中的行動。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再次出現一股對分辨時代徵兆的興趣。當時，這是指參與社會分析，以便基督徒能對社會的需要作出回應及承擔，並採用了若瑟·賈爾定（Joseph Cardijn）提倡的「觀察—判斷—行動」的特殊方法。這方法成為了歐洲的「公教職工青年會」和「天主教青年學生運動」的行動實踐的方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的第一份通諭《和平於世》，採用「時代徵

兆」一詞。教宗保祿六世的第一份通諭《衲的教會》也同樣使用此詞。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期間，一個關注「十三議案」（Schema XIII）的特別小組委員會，在 1964 年花了兩個月研究如何將「時代徵兆」納入牧民憲章，即後來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這份在 1965 年通過的文件的第 4 號這樣說：

教會歷來執行其使命的作風，是一面檢討時代局勢（時代徵兆），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類解釋真理，並以適合各時代的方式，解答人們永久的疑問，即現世及來生的意義，和今生與來世間的關係。<sup>1</sup>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教宗方濟各引起了人再次對辨識時代徵兆的關心。他認為，這是來自天主的恩寵，使我們能夠更充分地參與天主的救世行動。在這次演講，我想介紹教宗方濟各在辨識時代徵兆方面的一些思想，以及這些思想對香港天主教會發展的意義。

## 慈悲禧年

教宗方濟各在當選後第一個主日的三鐘經祈禱，向聖伯多祿廣場上的群眾，提出「經驗天主慈悲的召叫」，這個主題是他獲選教宗至今的特點。天主無限的愛和寬恕，已經成為教宗方濟各宣講福音時，恆常重複的句語。<sup>2</sup>

教宗方濟各首先在他的《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闡述他對慈悲的理解。他說，基督徒身份的核心，是與耶穌基督相遇。經驗這份相遇，就是經驗天主的慈悲，意思是那份經驗，一如教宗

---

1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4。

2 2013 年 3 月 17 日的公開講話。

方濟各所說：「畢竟我們存在於無限的愛內」，他引用《哀歌》說道：「祂的仁慈，無窮無盡。祂的仁慈，朝朝常新，祂的忠信，浩大無垠」（《福音的喜樂》6；哀 3：22 - 23）。

不過，他是在為慈悲特殊禧年所寫的《慈悲面容》詔書中，最清晰地闡釋他對慈悲的理解。一如他在《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所說，耶穌基督是天主慈悲的主要啟示。耶穌是「慈悲之門」，即是，通過祂我們經驗到天父的慈悲。教宗方濟各不認為慈悲只是經驗天主臨在的另一種方式，他認同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認為慈悲是揭示耶穌基督受聖父派遣所要實踐的中心使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關於慈悲的《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1982年）說：「仁慈確實構成了基督救世訊息的基本內容，及其達成救世使命的主要力量。」（《富於仁慈的天主》6）此外，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仁慈揭示了關於天主和關於人的真理。關於天主的真理是仁慈、無限的慈愛就是天主的本質。關於人的真理是我們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我們努力去認識每個人按此肖像和模樣所具有的尊嚴（《富於仁慈的天主》6）。

現在我們必須從此聖經意義去理解慈悲，不受現代司法意義所規限，視之為法官或裁判官放棄運用其懲治不法行為的權力，對罪犯酌情寬恕。不過，似乎我們很難避免此種對慈悲的意義的狹隘詮釋。若從這個較為狹義的角度去理解，慈悲似乎是繞過罪的嚴重後果的一種方式。慈悲，按聖經的理解，不是指對邪惡、罪惡、錯誤或不公義的無動於衷。相反，慈悲在最符合聖經意義來理解，即希伯來文 *hesed* 的字義，有時翻譯為「堅定的愛」或「仁慈」。在舊約裡，慈悲被視為是天主最基本的特性之一：那位是「緩於發怒，富於仁慈」（參戶 14:18）。這偉大的愛在天主的「寬赦過犯和罪過」中向我們揭示。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

「天主寬恕我們，永不言倦；是我們厭倦尋求天主的憐憫」（《福音的喜樂》3）。

如何活出這偉大的愛，即天主的慈悲？教宗在多個場合指出，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兩個來源：「真福八端」與「最後審判」的比喻（瑪 25）。<sup>3</sup> 在真福八端，我們發現基督徒的身份象徵（事實上，教宗方濟各視它們為「基督徒的身份證」；貧窮的精神，即拒絕讓世俗事物充斥，因為這樣便沒有了天主的位置；溫良，這樣才能理解那些缺乏生活所需的人的困境；渴慕正義；仁慈，好能掌握天主慈悲的深度；締造和平；願意為正義的緣故，而遭受迫害。

在最後審判的比喻（瑪 25），闡述了我們可能會遇到基督的具體步驟：照顧飢渴者、陌生人、赤身露體的人、病者，以及囚犯。這些相遇的處所，已經在我們基督徒的傳統中受到推崇，成為「形哀矜」。在《慈悲面容》詔書，教宗提及慈悲的神、形哀矜善工（《慈悲面容》15），但似乎特別注重形哀矜，也許是為了強調具體性，我們需要實在地接觸這些慈悲的處所。

擁抱慈悲作為福音的中心主題，或正如教宗方濟各描述，慈悲是「福音跳動的心」（《慈悲面容》12），有什麼意義？讓我提出其中三點。

首先，擁抱慈悲要求一種持續的，甚至是每天的，與耶穌基督相遇。教宗方濟各告訴我們，基督是「慈悲之門」（《慈悲面容》3）。正正在這相遇之中，我們再一次經驗到這份惠賜的大愛。這份愛召喚我們去更深層轉化，皈依基督。正是在這種不斷深化、轉化皈依基督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探究天主慈悲的奧秘。

<sup>3</sup> 他是於 2014 年 6 月 9 日的早晨彌撒講道中首次提及。

我們確實全是罪人，需要天主的憐憫。但是，只有在更全面掌握到天主慈悲的深度時，我們才認識到，我們極其渴望此憐憫。這份渴望反映在眾多聖人聖女的見證，他們宣講自己是最大的罪人。我們可以說這是誇張的說法，尤其是我們知道他們度的是聖善生活。但是，聖人所揭示的，只有那些曾經在生活中強烈地感受到天主慈悲的手的人才能體會到。對慈悲的體會的增長，來自不斷的與基督相遇，基督是慈悲天父的面容。換言之，我們要在生活中反映出天主的慈悲，並將之展示給別人，才是有效地見證天主的慈悲。

其次，我們為慈悲作證的最合適表達方式，莫過於在教宗方濟各所說的，在那些被推到「存在的邊緣」的人中間實踐慈悲：那些受迫害、受威嚇、受壓迫的人；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的人，最容易受到漠視、遺棄，或公然被剝削的人。這些都是天主的慈悲立時展現的地方，也是最需要天主的慈悲的地方。作為天主慈悲的工具，要「走出去」到那些邊緣。教宗方濟各以身作則，在履新後，第一個到羅馬以外地方的行程，他沒有選擇到重要城市或朝聖地，卻去了地中海蘭佩杜薩島（Lampedusa）上的難民營。目前大批難民從非洲和中東地帶逃亡到歐洲，震驚歐洲社會，甚至是撼動它們的根基，從這事件來看，當時我們不察覺到教宗此行程的先知性和具遠見。但邊緣不一定是具體的，可以是深厚的存在意義。當人想到我們當中有許多老年人的困境；或者新移民當中的婦女，家鄉的習俗規限她們只能在家中活動，但是現時在新的陌生環境，卻要重新找尋自我。

這接下來是擁抱慈悲的第三個意義。我們作為一個真正傳教的教會，就是參與聖子及聖神的為了救贖與修和而「走進世界」。在反映天主聖三的慈愛時，我們最真實地反映我們是按天

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我們要「如同天父慈悲滿懷」，教宗方濟各以此為禧年（《慈悲面容》13）的「座右銘」。教宗不只舉揚蕩子比喻中的仁慈父親圖像（路 15：11 - 32），也包括聖父、聖三的第一位，祂派遣聖子和聖神走進世界，為了寬恕罪過和改造萬物。如教宗方濟各在《慈悲面容》詔書接近尾聲部分提到，我們被召叫為「慈悲傳教士」，使與我們接觸的人能經驗到天主的慈悲就是「釋放的泉源」（《慈悲面容》18）。

## 慈悲的具體表達

迄今，我一直在探討教宗方濟各所概述的慈悲的聖經和神學意義。我想藉此更進一步，簡單說說，在今天的具體環境中，慈悲的態度的特徵會是甚麼樣子。換句話說，豐富的慈悲概念在回應甚麼時代徵兆？讓我提出三個小題目，在慈悲事工上，和在當代為天主的愛作證方面，可作我們的行動指引。這可被視為今天我們分辨時代徵兆的一個方法。

## 慷慨

首先是慷慨，這是形容天主恆久不變的愛的另一種表達，天主的愛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或希望。主愛的豐盛，與從稀缺的目光（供人享用的資源有限）或以經濟效益的目光（任何被視為重要的東西都應該是可以量度的；人的重要性建基於他們是否有能力生產和消耗商品）看世界成對比。慈悲並非勉強的給予，而且給予的份量愈來愈少。在這裡，我們看到教宗方濟各的回應，他批評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對世界這地方的一些人來說，顯得非常苛刻。這些批評只是反映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天主教社會訓導。我們也聽到教宗呼籲教會要慷慨，教會要走出去關懷別人，不要只

顧守護自己的特權。慈悲的慷慨重新劃定今天社會已設定了的界限。邊界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身份，但也可以成為屏障，去排斥別人，使他們成為外人。教宗方濟各再次以身作則，重新劃定這些界限，他走進羅馬城的無家可歸者群眾之中：與他們一起吃，安排他們到西斯汀教堂參觀，甚至提供了一次朝聖，讓他們到都靈參觀聖殮布。最近，教宗方濟各更在梵蒂岡境內，開設了一間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

同時，這慈悲的慷慨不能是盲目和不加批判的，繞過這些，只會帶來不公義和釀成壞事。慈悲的慷慨，如何與公義，特別是懲罰性的司法公義，連結起來？這仍然是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之一，需要回答。這是一個難題，若望保祿二世和方濟各兩位教宗都有注意到。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指出懲罰性公義被扭曲成為報復和殘酷的問題（《富於仁慈的天主》12）。方濟各小心翼翼地《慈悲面容》詔書繼續闡釋這個問題（《慈悲面容》20f）。但我們必須說，兩位教宗都沒有給予此棘手問題應有的重視。我也不會在此說甚麼，只可以說，兩位教宗都比較集中在揭示天主慈悲的深度，而沒有太多處理在現代西方的背景下此詞彙的意義被淡化。若望保祿二世在默想蕩子比喻時，特別留意到父親所關心的，有別於（及相反）蕩子和哥哥所關心的，教宗由此發展出他對問題的焦點。

慈悲的慷慨也與寬恕處於張力狀態。有確實不可寬恕的罪過嗎？耶穌在福音告訴我們，唯一不能被寬恕的罪，是相反聖神的罪，但沒有指明這個罪是甚麼（谷 3：28 - 30）。類似的問題也在關於寬恕那些沒有悔改的人上出現。這樣的寬恕是否再把受害人陷於不義？這些都是在哲學界及神學界備受爭議的問題。正如剛才提到，我不能再進一步評論。我相信，無論怎樣，兩位教宗是

試圖令我們更好地了解天主慈悲的深度。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認為，慈悲是一個被我們這個時代遺忘的問題，它需要被重新引入現代意識之中。教宗方濟各附和說，慈悲甚至是他作為羅馬教區天主教的牧職的基石。

也許最簡單的說法是，我們在憐憫之中體驗到的天主的慷慨，就是我們所說的「恩寵」。天主白白地、豐厚地賞給我們的愛覆蓋我們的心，改變我們的生活。教宗方濟各相信，這是今天我們的世界最渴望及需要聽到的訊息。

## 可信賴的

作為對時代徵兆的回應，慈悲的第二個方面是它是可信賴的。天主慈悲的其中一個特點，深受《聖詠》詩人歌頌，及在感恩祈禱中重複出現，就是天主的慈悲是持久的。「你們要稱謝上主，因為祂的仁慈永遠長存。」（詠 136）慈悲的特性不僅是慷慨，而且是恆常不斷。即使在最惡劣的逆境之中，它仍是可靠的、值得信賴的、永遠不會令人失望。

在一個充斥著轉瞬即逝、短暫的物質的世界——我們的電子儀器瞬即變成過時的產品就是好例子，無限的愛的信息，帶出此愛是永遠可以信賴的，是在徬徨迷茫中一個安穩的避風港。正是在這裡，人們發現這個詞彙的聖經真諦。天主被描繪為完全可信的、可靠的，這也是真理的特性。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天主不是擁有真理；天主是真理。

我們看到在建設和平的複雜世界之中，可信賴的重要性。在建設和平的工作中，《聖詠》85:11 經常被引述：「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親。」在憂慮和創傷的世界中醫



治暴力和戰爭創傷時，恩情和忠誠必須相伴。若要建立一個不受報復支配的世界，恩情是必須的。倘若恩情不站在受害者一方，或者忘記受害者的苦難歷史，那麼恩情就不是忠信於受害者，也沒有體恤他們的重建信任的需要。必須能坦誠地回顧過去，以及有一個慷慨大方的心，人才能跨越過去。在聖經中（尤其是舊約），「真理」被視為是可信的、可靠的、可信賴的。這一主題在新約繼續，尤其是在《若望福音》，耶穌宣講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14：6）。

天主的恩情和信實，是天主是誰的兩個基本屬性定義。當世界已經不親切和忠於我們時，天主的恩情和忠誠構成了一個特別強烈的經驗。前面已經提到，《聖詠》136 篇也有描述，它開始時說：「請眾感謝上主，因他寬仁，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以色列人曾經驗到天主的恩情和忠信決定他們的生死存亡。過往他們有在不同場合使用的禱文。這些禱文，一方面，顯示那經驗如何影響深遠；另一方面，顯示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時常面對一個危險和冷漠的世界。

教宗方濟各發聲，談及在「暴殄天物的文化」中，他所稱的「被拋棄的人民」如何生活。在他心目中，這包括窮人、老年人、殘疾人、難民和在囚人士。在基督信仰裡，實踐慈悲的形哀矜善工是一個悠久的傳統。這些善工是從《瑪竇福音》25 章最後審判的比喻得到提示，直接指向一個不安全的、不可靠的，以及常常是充滿敵意的世界。

當我們說到可信性、可靠性和忠誠，今天在我腦海浮現的另一個詞，是「可持續性」，這個概念關連到我們現在面對的環境風險。教宗方濟各的《願祢受讚頌》通諭（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已加強我們對這方面的意識。該通諭很重要，不只是作為一

個清澈響亮的呼籲，敦促大家更加愛護環境，同時也勾勒出一種生活方式，能表明和支持我們對世界的關心。在這裡，我們看到慈悲慷慨和可靠的幅度，體現在我們對賴以生存世上的資源的珍惜。

## 同理心

見證慈悲的第三個特性是同理心，是進入別人心靈的能力，尤其是那些與我們不同和受苦的人，並了解他們的困境，特別是他們如何看世界。同理心的展現，是天主慈悲的見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寫了一篇很長的默想，是關於父親與兩個兒子的比喻（或慈父的比喻）（路 15：11 - 32）。這故事表達出一點，是父親對兒子回頭的看法，與其長子的看法截然不同。同理心使我們能夠探索自己的感受，以及想像他人的感受。慷慨是慈悲的標誌，使我們能夠擴大了解別人的經驗的能力。

同理心也表現在我們進入受苦者的世界的的能力。令這成為可能的一項元素是——我們也是脆弱會受傷的，注意到自己的傷口，及有能力進入別人的傷口。也許受苦的人，及那些在遭受暴力和嚴重創傷後長期活於陰影中的人，最能深刻體會慈悲。他們知道甚麼是經驗到一位「富於慈悲的天主」（弗 2：4）。

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多元的世界，能夠進入別人的世界，尤其是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的世界，並能真正接納，沒有恐懼，這能力是慈悲的一個幅度，也肯定為今天的我們來說，是時代徵兆的呼喚。當很多人感到需要退縮進入與其思想相近的人的保護罩內，及藉忽略他人或妖魔化他們，築起圍牆阻隔他們時，熱誠款待他人和寬厚待人更是必須的。有時這只是能否改變看法的問

題。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幾個月前的歐洲，移民流入歐洲。他們從北非越過地中海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穿過希臘和巴爾幹地區北移。德國已經有了一個不討好的稱號，好像是一個嚴厲的工頭強迫南歐國家實施經濟緊縮。當發現難民明顯是以德國為目的地，尋求德國的收容，德國總統約若亞敬·高克（Joachim Gauck）提醒他的國民，歐洲最後一次的大遷徙是在 1945 年，大量德裔人被趕出數個世紀以來他們已視之為家的所有中歐和東歐國家。這是第一次「種族清洗」，隨後還有許多次。高克提醒他的人民，縱觀歷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每四個德國人中，便有一個有難民背景。儘管該國持續有排外暴動，但是德國幾乎在一夜之間轉變成是一個「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對於陌生人的同理心，迅速建立。在 2015 年，德國接納了一百萬名這樣的移民。

慷慨的氛圍最能培育出同理心，並由可靠性和可信賴的經驗支持。當世界政治舞台充斥著刻薄卑鄙，缺乏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的能力，並企圖將逃離迫害和死亡的人拒之門外，更需要特別強調同理心這慈悲的特性。同理心不僅是慷慨的行為，也是信實的明顯表現。如果沒有信任，我們無法形成社會內緊密相扣的不同聯繫，影響到人類的繁衍發展。

當我們慶祝慈悲禧年的開始，蕩子比喻作為彰顯天主慈悲的例子，我們已從中汲取了不少教訓。聖經有其他關於慈悲的描寫，尤其是在《路加福音》。幸好，這禧年與禮儀年的讀經，主日福音重點同是在《路加福音》。在這裡，我可以借用來自《路加福音》的另一個比喻，是我一直論述的慈悲特質的好例子。我所指的當然是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路 10：29 - 37）。

撒瑪黎雅人是當時猶太人所討厭的外人。然而，他卻照顧了那在路旁水溝裡的不知名受害者。那名撒瑪黎雅人是一個有錢人，因為他不像大多數人步行，而是以騎動物代步。他從坐騎上下來，將傷者放在他的牲口上，帶傷者到一家小旅館，在那裡他可以得到照顧。撒瑪黎雅人支付所有費用，甚至承諾在幾天內返回，支付那位傷者的其他使費。他沒有指望任何報酬。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慷慨、守信、同理心的實踐。這個撒瑪黎雅是一個陌生人，甚至是敵人。耶穌以他為真正的「鄰人」。鄰人與親屬不同，當時的法律規定親屬必須互相照顧，鄰人卻沒有這些責任。但是撒瑪黎雅人治療受傷的猶太人，他把一個在路邊的人當作親屬。撒瑪黎雅人的見義勇為，正好表達出在日常生活中對慈悲的意識。有些時候，在生活裡，我們確實很需要這些施恩憐憫，以及對於所有慈悲之源有更深的意識。

## 慈悲面容和香港教會

我現在到是次演講的結尾部分。教宗方濟各邀請我們重新發現慈悲的面容，就是基督——天父的慈悲面容。我已嘗試提出一些聖經和神學中的慈悲主題，教宗借鑒說明他對更仁慈的教會的願景，這個教會應從自己走出去，參與聖三的救贖及修和的工作。香港教會被召回應天主的慈悲，我們應作些甚麼？請允許我冒昧地提出一些想法，作為局外人，我對於香港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感到驚訝。

香港是世界上可稱為「世界級城市」的少數地方之一，即是，它是全球少數的幾個地方，能夠匯聚社會和經濟力量構建二十一世紀。每年由名為《外交政策》雜誌 (*Foreign Policy*) 發表的著名城市的指數排列，香港位列「世界級」城市的第五名。香

港也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居高位，並有世界第一或第二高的預期壽命指數。綜合所有特點，香港顯示了未來城市應有的面貌。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世界上大多數人口是居住在大城市的。

對於天主教會來說，香港在普世教會與形勢複雜的中國教會之間作聯繫調停，代表一個真正天主教會更廣闊的新面貌的出現指日可待。這樣，香港在普世教會的共融內仍然是希望的燈塔。

不過，香港在世界的財富不平均指數居於高位。香港是一個貿易和金融中心，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使它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同時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對窮人、移民、外來勞工造成負面影響。這顯示全球化導致人變得無根和失去目標。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是處於「兩者之間」。經過一個多世紀英國殖民地統治，香港現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它反映了當今時代的兩極特性：處於民主與專制政府之間；貧富懸殊；不同文化的人相遇（衝突）；年輕一代的盼望和絕望。正因為它處於「之間」，香港內部的分裂會否成為文明崩潰的先兆，或香港可以展示它有方法融合貫通這些差異，容納所有人，形成一種特殊的未來發展模式？香港教會是否可以成為一扇「慈悲之門」，呈現耶穌基督的面容，反映聖父的慈愛，而對象不僅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為了提供一些針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我想回到三個小題目，我所提及天主慈悲的具體表現，即慷慨，可信賴的，同理心。

首先，慷慨。香港是主要的貿易和金融中心，香港的大眾文化很容易受到全球化的最深遠負面影響所圍攻。這意味著，所有活動的最高目標是為了賺錢，獲得最大的利潤。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得服膺於此目標。重要商品成為「即棄文化」的一部分，

一旦商品的直接效用已發揮，便被丟棄。全球化的視野及全球化本身是構成良好的或公義的社會的元素。全球化的運作卻是著重自身的越來越強大。那些不能生產或消費商品的人被推到邊緣。當窮人的生活威脅到有錢人的生活時，窮富之間的差距才受人關注。

天主的慈悲展現在對每個人的生活皆蘊含無限價值的意識，需要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稱的「全球化的關懷團結」，也就是，世界級城市的視野，人人都可以在城市內建立家園，沒有人會被遺漏。此願景的特徵是：團結、包容、團體、關懷，尤其是對那些需要特別關心和幫助的人。這一切已於天主教社會訓導清晰列明。教宗方濟各一直敦促普世教會成為一個歡迎人到訪的地方。教宗自己每一次外訪時，皆以身作則，探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無法受益於現代發展的人。在香港，這些人是誰？窮人？家庭傭工？無家可歸者？正如教宗方濟各不斷提醒我們，天主恩寵的慷慨，體現在教會走出去的行動，教會由「傳教弟子」組成，變成「實地醫院」，即時照顧痛苦和受傷的人。

其次，可信賴政府的民主和專制體制之間的鬥爭，所帶來的弊端之一，是專制管治企圖破壞公民之間的彼此信任。為求達到目的，管治者隔離那些為人的尊嚴和自由實況發聲的人，並使他們噤聲；建立一個對異見者遭受虐待鎮壓保持沉默的文化；甚至是創造一個謊言文化，即那些講真話的人被描繪成是不愛國的，是社會的腫瘤。香港竭力掙扎，對抗噤聲的力量，以確保社會能忠於實況，實話實說的聲音不被淹沒。教會必須是一個可信賴的地方，持續及始終如一地彰顯來自天主的真理。然而這不只適用於政治領域，也應在社會的其他領域實踐，特別是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可信賴性和真實性緊扣一起。

第三，也是最後的，同理心，是理解和欣賞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想法和感受的能力。在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裡，讓有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人有其空間（這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目標），並且找尋途徑，使他們可以互動，一起行動，特別是在促進公益方面的行動，就成了當務之急。在世界級的城市，例如香港，這是最重要的。香港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與在西方崛起的文化力量匯聚的地方，在經濟和社會形態方面有一定的主導地位。香港，以及香港教區，被召喚向世界展示此匯聚是如何做到，特別是在香港這相對擠迫密集的空間之下。假若能成功做到此點，這將是一盞照亮他人的明燈。

請容許我加入最後一個想法，就是如何把這三種表現融合。教宗方濟各特別強調寬恕作為天父慈悲的一個標記，即使不是唯一的標記。培養慷慨、可信賴性和同理心，使寬恕的氣氛更容易形成。同時，在我們面對別人的缺點時，這三種態度能創造更大的寬容氣量，讓我們記得自己過去犯錯時都需要寬恕與憐憫。

寬恕是人類最神聖的行為之一，不讓過去的錯誤行為限制未來的發展。

基督徒相信，我們可以原諒，因為我們可以參與天主的寬恕。天主是唯一一位有能力理解不當行為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糾正錯誤。

寬恕原諒，不代表忘記過去的錯誤，而是要用一不同的方式緊記——以不限制未來的方式，恢復公義，同時不摒棄犯錯者，務求犯錯者和受害者同得到轉化，在基督內成為「一個新受造物」（格後 5:17）。

在慶祝慈悲特殊禧年時，即使我們無法做到天主在施恩時期待我們達到的完美，但是當我們走向慈悲之門，然後通過慈悲之門——基督，我們希望能夠宣認聖若望在《若望福音》的序言結尾部份所說的：「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若 1:14）

滿溢恩寵——天主慈悲的慷慨和真理，堅定不移，只能在天主內找到，真實地揭示了天主的行動對此時此刻的我們的意義。